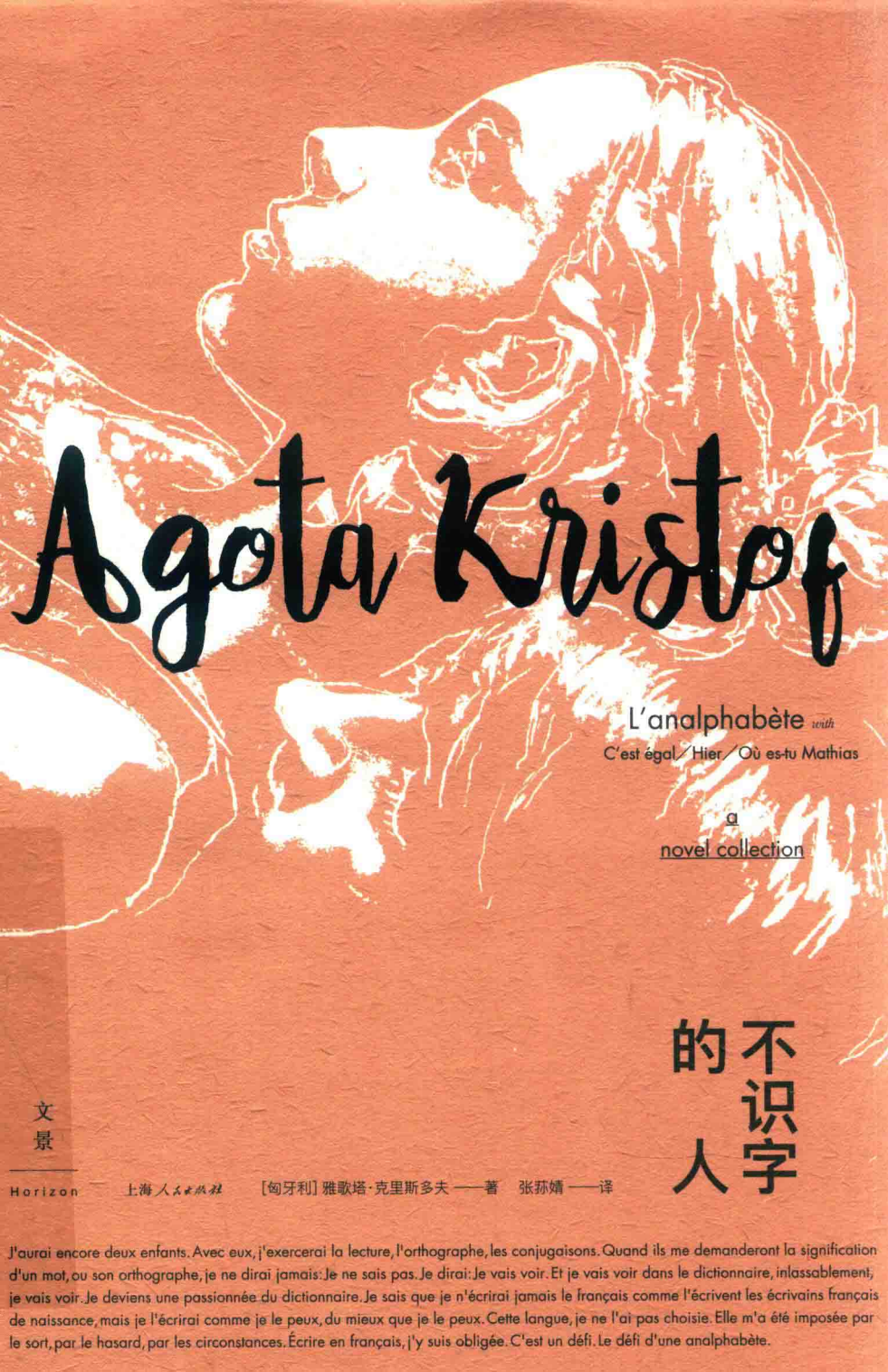




Agota Kristof

L'analphabète *with*
C'est égal / Hier / Où es-tu Mathias

a
novel collection

的 不
人 识
字

文
景

Horizon

上海人民出版社

[匈牙利] 雅歌塔·克里斯多夫 —— 著 张荻婧 —— 译

J'aurai encore deux enfants. Avec eux, j'exercerai la lecture, l'orthographe, les conjugaisons. Quand ils me demanderont la signification d'un mot, ou son orthographe, je ne dirai jamais. Je ne sais pas. Je dirai: Je vais voir. Et je vais voir dans le dictionnaire, inlassablement, je vais voir. Je deviens une passionnée du dictionnaire. Je sais que je n'écrirai jamais le français comme l'écrivent les écrivains français de naissance, mais je l'écrirai comme je le peux, du mieux que je le peux. Cette langue, je ne l'ai pas choisie. Elle m'a été imposée par le sort, par le hasard, par les circonstances. Écrire en français, j'y suis obligée. C'est un défi. Le défi d'une analphabète.



不识字 的 人

L' Analphabète

a novel collection by
Agota Kristof

[

青——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不识字的人

[匈牙利] 雅歌塔·克里斯多夫 著
张荪婧 译

出 品 人：姚映然

责任编辑：张 晨

营销编辑：杨 朗

封面设计：山 川

出 品：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

出版发行：上海人民出版社

印 刷：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制 版：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7.125 字 数：119,000 插 页：2

2019年4月第1版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52.00元

ISBN：978-7-208-15740-8/I·18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识字的人 / (匈) 雅歌塔·克里斯多夫
(Agota Kristof) 著；张荪婧译. —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2019
ISBN 978-7-208-15740-8

I. ①不… II. ①雅… ②张… III. ①文学—作品综
合集—匈牙利—现代 IV. ①I515.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34827号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52187586

目录

译者序 / 1

噩梦 / 5

昨日 / 75

你在哪儿，马蒂亚斯？ / 161

不识字的人 / 189

译者序

雅歌塔·克里斯多夫是一位很有天赋的作家，四岁便开始读书，十四岁开始写作诗歌。然而命运总是喜欢考验天资聪颖的人，随丈夫以难民身份流亡瑞士后，每天伴随她的只有千篇一律的工厂工作和无穷尽的家务。没有经历过流亡的人也许永远无法理解这样的悲痛，从此祖国只能在梦中，到晚年她仍然说自己是匈牙利人，也从未将自己的作品归为瑞士文学的范畴。雅歌塔·克里斯多夫总说是法语选择了她，然而又何尝不是她选择了法语。虽然在刚抵达瑞士的时候，她仍然继续用匈牙利语写作，作品也有部分发表在了匈牙利的文学评论期刊上，但在孩子上学之后，她就会去附近的法语学习班，像她的孩子们在学校里学习一样，再次接受一门语言，她用字典执着地“对抗”法语，对抗她的命运，用另一种语言写下了她的作家梦。

此次出版的合集包括雅歌塔的四部作品。《噩梦》是许多小短篇的合集，雅歌塔曾说她的许多创作和灵感都是在面对工厂机器和家务的时候产生的，那些故事和句子就很自然地浮现在她的脑海中，之后她仅仅是把它们记录下来而已。《噩梦》就是这样诞生的，看似一个个没有来由的故事，也许正是雅歌塔长久的内心体悟。《昨日》也是一部短篇小说，里面的男主人公是一个钟

表厂的工人，他寂寞、苦闷又悲伤，只有写作能够在每一个夜晚安抚他，他的快乐好像只有在昨日，而昨日却又十分遥远。《你在哪儿，马蒂亚斯？》也许是一个梦境，一个凌乱的梦境，抑或是《二人证据》中将自己吊死的小男孩的再次回归。这部作品里还收录一个剧本《琳娜，时间》，这是一个关于时间与变化的故事。《不识字的人》是一篇自传性质的小说，可以让喜欢雅歌塔的读者更加了解她的命运和经历，更加读懂她文字里细腻感伤的感伤。

虽然雅歌塔·克里斯多夫是以《恶童日记》以及之后的“恶童三部曲”被全球读者知晓，但她创作的许多戏剧和舞台剧其实也同样十分优秀和受人欢迎。她在中学时候就开始创作剧本并自己演出赚钱，在瑞士早期也创作了不少剧本并被当地的剧团搬上舞台，她也为当地孩子们的演出义务编排过戏剧，这对她来说，都是苟且生活中难得的快乐。

也许直到现在，很多人都难以相信，一个快三十岁才开始学习法语的人，竟然可以在之后的一生中用法语写作，并且获得成功。在开始翻译之前，我也曾有过深深的疑惑，然而搁下译笔之时，我已被雅歌塔·克里斯多夫赤诚灵魂的倾诉、富有创造力的遐想、细腻感伤的笔触深深打动。并不能简单地将她归为特定的一类作家，因为她的每篇作品都会给读者完全不一样的阅读体验。

希望读者朋友无论是否认识雅歌塔·克里斯多夫，是否喜欢她之前的故事和文字，都可以在本书中找到共鸣，找到令自己倾心的字句。若译文有不完美或者表达欠妥的地方，还请广大读者

不吝赐教。真诚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因雅歌塔·克里斯多夫而感动和着迷。

张荪婧

2017年8月于南京

噩
梦

C'est égal

斧头

“请进，医生。对的，是这里。是的，是我叫您来的。我的丈夫出了点意外，我认为很严重，甚至可以说非常严重。他在楼上，我们的卧室里。从这儿上去。请见谅床还没整理，您明白的，当看到那摊血的时候我差点要疯了。我怎么可能会有勇气去收拾。我觉得我之后最好还是搬到别处去住。”

“这里是卧室，请进。他在那儿，床边，毯子上。有把斧头深陷在他头颅里。您要检查看看吗？是的，请检查吧。这实在是个很蠢的意外，不是吗？他睡觉的时候从床上掉了下去，然后正好落到了斧头上。”

“是，这是我们家的斧头。平常它都在客厅，壁炉的旁边，用来砍一些细木。”

“为什么它会在床边！我一点也不知道。应该是我丈夫自己把它靠在床头柜上的，他可能是怕盗贼闯入，我们住得很偏僻。”

“您说他死了？我当时第一反应也觉得他是死了，但是我想应该让医生来确定一下。”

“您想打个电话？啊，是的！是叫救护车吗，还是警察？什么是警察？这仅仅是个意外。只是他从床上掉了下来，插到了一把斧头上。是的，这很少见，但这种蠢事总会发生。”

“哦！您可能认为是我把斧头放到那儿的，好让我丈夫碰巧掉到上面？但我怎么会知道他能从床上掉下去！”

“您甚至可能会认为是我推了他一把，然后我终于可以一个人在我们的床上安静地睡去，再也不用听到他的呼噜声和闻到他身上的味道！”

“瞧瞧您，医生，您不能做出这样的假设，您不能这样……”

“是的，我睡得挺熟的，已经有些年我没睡得这么好了。我到早上八点才醒来。我向窗外望了望，外面起了风，那些或白或灰的、圆圆的云彩在太阳面前显得十分调皮。我感到很幸福。我觉得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云彩在干什么，它们可能是想逃散而去，因为它们跑得如此之快，它们也可能是想聚集成雨然后落在我们的肩上。这对我而言是一样的，我也很喜欢雨。此外，我觉得今天早上的一切对于我来说都很美好。我感到自己像是解脱了一样，甩掉了压在我身上很久的重负。”

“正是我转头看向屋内的时候，我发现我丈夫出事了，然后我就立即给您打了电话。”

“您和我一样，您现在也想打个电话。电话就在那儿，您是要叫来救护车好抬走尸体，不是吗？”

“您说是给我叫的救护车？我不明白。我没有受伤，我很正常，感觉很好。我睡裙上的血只是当时从我丈夫身上喷溅出来的，当……”

一辆开往北方的列车

一个荒废的火车站旁，一座雕像竖立在公园里。

雕的是一只狗和一个男人。

狗是站着的，男人跪在那儿，微微歪着头，双臂拥着狗的脖子。

狗的目光望向火车站左边无尽的旷野，男子的目光飘过狗的背部，落在他面前杂草丛生的轨道上，那里已经很久没有列车开过了。火车站的荒废也造成了附近小村庄的没落。虽仍会有几个热爱自然和幽静的城里人在怡人的季节来这儿住住，但他们都是自己开车来的。

公园里，总会有一位老人在那儿闲晃，他说是他雕了那只狗，他很爱这只狗，在拥抱它的同时，自己也被石化了。

当问起他为什么还是像这样，以血肉之躯存在着的时候，他只回答说自己在等一辆开往北方的列车。

人们不忍心告诉他已经不会再有一辆开往北方的列车了，确切地说，开往任何方向的都没有了。有人建议他开车去北方，可他却摇了摇头。

“不，不能开车去，有人在火车站等我。”

有人说可以把他带去火车站，无论是北方的哪个火车站。

他再次摇了摇头。

“不，谢谢。我必须要乘火车去，我已经写信通知了母亲和妻子，我所乘的火车会在晚上八点钟到达。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会在车站等我，我的母亲也是。自从父亲去世后，她总在等我回去为父亲举行葬礼，我答应过她我会在葬礼的时候回去。我也打算再去见见我的妻儿，是的，为了追求我的艺术家之梦，而被我抛弃的妻子和孩子们。我画过画儿，也玩儿过雕塑。而现在，我只想回去。”

“但这一切，给您母亲和妻子写信、您父亲的葬礼，这一切都是什么时候的事？”

“都是……当我毒死了我的狗，因为它不想我走，它紧紧咬住我的外套、我的裤子，嚎叫着不让我乘上火车。所以我毒死了它，并把它埋在雕像的下面。”

“那个时候雕像就在那儿了吗？”

“不，是第二天，我在它的墓地上为它雕的。当火车到站的时候，我最后一次拥抱了它，然后我被石化了。即使已经死去，它仍不希望我离开。”

“可是，您活生生地在这儿，在等着您的火车啊。”

老人笑了。

“我不是您想的那样是个疯子。我很清楚自己并不存在，我只是个石像，和那只狗一起。我也知道不会再有火车经过了。父亲的葬礼早就举行过了，母亲也去世了，不会在车站等我了，没有人会再等我了。我的妻子也再嫁了，孩子们也长大成人了。我老了，先生，很老了，甚至比您想的还要老。我是个石像，永远不会离开。这一切不过是我我和我的狗玩的一个游戏，这个游戏我们玩了很多年。在我遇到它的那一刻，它就已经赢了。”

回家

是活在今生还是已经到了来世？

我要回家了。

即使外面野风嚎叫，我也不再感到害怕，红云也是，城里的灯光也是，都不再让我害怕。

我要回家了。若非我从未回过家，就是时间太久，我已不记得我的家。它从未真正地存在过。

明天，我终于可以回家了，一个大城市里的贫民窟。为什么是贫民窟？因为当我们从不知名的远方来到这座城市，我们怎能一下变得富有？更何况，我也无任何意愿变成富人。

在一个大城市——因为小地方只会有几座无人烟的房子，只有在大城市才会有街道——昏暗寂寥的街道上，漫步着像我一样的人。

我会走在这些街道上，朝着家的方向。

就这样走在冷风吹彻，被月光照亮的街道上。

一些乘凉的胖女人会看着我走过却不说不一句话。而我，我会用充满幸福的语调向所有人问好。一些光屁股的孩子会在我脚边乱窜，我会把他们抱起，并想起我的孩子，他们肯定会在某处长大，变得富有而幸福。这些孩子，不管是谁家的，我都会拍拍他

们并送给他们一些宝贵而稀少的礼物。我还会扶起倒在河中的醉汉，安慰在深夜哭泣的女子，倾听她的痛楚，看着她恢复平静。

回到家的时候，我肯定很累。我将躺在床上，随便哪张床，窗帘轻轻飘动着，就像云彩一样。

就这样，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我生命中那些噩梦般的画面，将浮现在我的眼前。

但我已不再感到痛苦。

我将会回家，独自一人，迈着年老的步伐，幸福地回去。

运河

男子看着自己的生命正逐渐逝去。

他的车仍在数米之外的地方燃烧着。

地面红白相汇，雪与血交融，月经与精液杂糅。远处，靛蓝色的山脉笼罩在光晕之下。

男子想：“天还没黑，这些星星就已经亮起来了。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从来都不知道。”

恶心，头晕。男子又睡去了，继续做着他的梦，他的噩梦，相同的噩梦，总是一样的噩梦。

他走在家乡的街道上，寻找着自己的儿子。他儿子在城里的一间屋内等着他。以前，他也在这间屋里等过他的父亲。

可是他迷路了，他不认识这地方了，找不到他的屋子和回去的路了。

“全部都变样了，全部。”

他来到中心广场，四周的屋子闪闪发光。是的，它们都是用黄色的金属与玻璃建的，高耸入云。

“他们到底做了什么？这太荒谬了！”

他顿时恍然大悟。

“他们找到了金子，那些老人常说的金子，悬崖上的金子，